

简明犹太民族史

- 原著: 塞西尔·罗斯
- 译者: 黄福武 王丽丽 等
- 山东大学出版社

A SHORT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汉文
犹太
文化

书丛
著名



简明犹太民族史

[英]塞西尔·罗斯 原著

黄福武 王丽丽等 译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7年·济南

责任编辑:牟文华

版式设计:赵 岩

CECIL ROTH

A SHORT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The East and West Library 1969

简明犹太民族史

[英]塞西尔·罗斯 著

黄福武 王丽丽等 译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济南山大南路 27 号 邮编 250100)

山东省莱芜市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19.25 印张 4 插页 500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5607—1840—X/B·84

定价 29.00 元

汉译犹太文化名著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问:季羨林 海姆·马克比

主编:傅有德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晋生 叶奕良 刘 杰

牟文华 李秋零 汪 建

宋运郊 张立伟 赵敦华

袁 晖 黄福武 盖 逊

傅永军 傅有德 谭鑫田

“汉译犹太文化名著丛书”

总 序

犹太民族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伟大成员之一。她创造了以《圣经》和《犹太教法典》为代表的灿烂辉煌的希伯来文化，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大师、科学巨匠、政界名流和工商业巨子，为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犹太民族之有今天，实可谓不易。公元70年，耶路撒冷的圣殿被罗马军队付之一炬，从而翻开了犹太历史上漫长而充满辛酸和血泪的篇章。亡国之民被迫流落他乡，以求在异国的土地上谋得一块可供容身的生存空间。然而，除了仰仗个别国度的“宽容大度”而一度有过的“顺境”以外，他们大都长期处于孤立无助的逆境之中。尤其是在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由于宗教习俗、民族意识、生活方式诸方面的与众不同，犹太人为基督徒所难容。结果，反犹主义大行其道，这些“上帝的选民”受尽了宗教迫害、种族歧视、人格污辱和人身侵害等种种苦难，而发生在本世纪40年代的纳粹大屠杀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绝人寰的一幕。然而，身处逆境乃至绝境的犹太人并没有被灭绝，反而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帜下，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于1948年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人间奇迹。犹太民族所表现出的顽强生命力、坚定的民族意识和强大的凝聚力是世所罕见的。

我国的现代文明建设除了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遗产以外，还需广泛借鉴和吸收包括犹太文明在内的其他各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由于种种原因，对犹太民族及其文化的研究在我国长

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与其实际价值和为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颇不相称。近几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中以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人们已经认识到认真研究这个伟大而奇特的民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正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我们组织翻译了这套丛书。

所了解和研究一个民族，最主要的莫过于把握其民族精神。犹太民族的精神寓于其文明的各个方面，尤其寓于其宗教和哲学中。因此，翻译犹太教和犹太哲学方面的著作就自然成为我们的首要任务。当然，我们也考虑到了犹太历史、政治、风俗习惯诸方面，但由于丛书的规模所限，这方面的内容就相对少了一些。

此外，我们还注意了如下几点：

首先，选择的宗教著作乃是学者们关于犹太教的论著，而不是犹太教的原典——《圣经·旧约》和《犹太教法典》。因为《圣经》在国内已有几种版本；《犹太教法典》规模宏大，难以为本丛书所容纳，况且此典内容极其庞杂，语言难点甚多，翻译工作颇为繁难。

第二，我们认为，犹太学者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理解往往比外族学者更为准确和深邃，其著作更具权威性。因此，所选译作的原作者皆为犹太著名学者。或许个别作者由于难以避免的民族性而在观点上有失之偏颇之处，但这种情况毕竟是少见的。

第三，虽然犹太研究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迫切需要一般知识性的著作，但我们还是考虑到了必要的学术性。选择的著作都是已在西方产生过重大影响，且能够代表某一领域的学术水平的优秀力作，因而具有较大的权威性。在这方面，英国伦敦利奥·拜克学院（Leo Baeck College）的图书馆馆长、著名学者海姆·马克比（Hyam Maccoby）曾给予了直接的指导。

英国利奥·拜克学院的院长约拿单·玛格内特（Jonathan Magonet）博士赞赏和支持编译这套丛书的计划，并为之付出了不

少的精力；这家学院和阿时当勋爵慈善信托部（Lord Ashdown Charitable Trust）还提供了部分出版资助；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同意担任丛书顾问，为之增色不少；各卷书的译者克服种种困难，为保证作品的质量倾注了大量心血；山东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也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并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傅有德

1995年12月于山东大学

犹太文化研究所

心中的圣殿（代译序）

—

人们或许都知道，世界上有一个虽然非常不幸但却十分奇异的民族，她的人口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故乡就在地中海的东岸；那里是一块圣地，有一座圣城，曾经矗立着一座圣殿。但又有多少人知道，她的所有不幸与奇异都是产生于那座早已不复存在的圣殿呢。

有一则笑话，说一个犹太人落水后，大呼救命，而两个沙皇的士兵根本听而不闻；犹太人灵机一动高喊：打倒沙皇！士兵们把他迅速救起，送到长官那里邀功去了。命贱如草——犹太人命运的真实写照。

有一部电影，片名译为《误杀》。片中讲述了犹太人在二战后不惜一切代价追捕纳粹余孽，尽管由于那位纳粹头子狡猾万分而造成了误杀，但最终还是死在了那些犹太追猎者的手中。执著不移——犹太人性格的典型表现。

可以说，我们时常都能听到这样的故事。也许是听得太多了，我们反而并不觉得可笑、可怕或震惊。但是，当你读一下手中的这本书时，你就不会再有这样的感觉了。你就会感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像犹太人那样，孕育出如此灿烂的文明，经历过如此深重的灾难，同时创造了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奇

迹。灾难的历程是如此地漫长，恐怕在人类的历史上可谓旷古绝今了。在近四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犹太人的命运可以概括为“悲壮”二字，而这其中的“悲”的成分，就是由一长串悲惨、悲伤、悲哀、悲愤、悲苦、悲凉、悲痛、悲酸的音符写成的一曲悲歌。

公元70年，犹太人的第二圣殿被罗马士兵焚毁之后，他们被迫流散到欧洲，进而流散到世界各地。但是，随着他们流散的足迹越来越远，区域越来越广，他们对那块圣地的感情非但没有减弱，反而由于近两千年的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而益趋强烈。犹太人之所以被称为犹太人，在经历了千辛万苦、百般磨难之后仍然没有销声匿迹，傲然屹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一直在翘望着地中海岸边的那座心灵上的“圣殿”。

二

在犹太人的心中，始终有一座圣殿。

传说，自耶路撒冷圣殿第二次陷落之后，在圣殿的废墟里，一直栖息着一群鸽子，在每年的阿布月初九，鸽群就纷纷把橄榄枝衔回来，撒缀在圣殿的四周，然后在废墟的上空盘旋悲鸣。也许，这群鸽子就代表了每一位犹太人的终生希冀——重建那座曾两度被毁的圣殿。

圣殿曾是古以色列人崇拜上帝的中心场所，是古以色列王国的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是犹太文明的结晶，也是犹太民族的象征。在犹太人的历史上，先后曾建造过两座圣殿。公元957年，以色列统一王国的国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的摩利亚山上建立了雄伟而辉煌的第一圣殿。据《圣经》中记载，圣殿长约30米，宽约10米，高达15米，殿前的长廊有10米。殿墙用山上凿下的巨石砌成，并用香柏木板遮掩。殿右的耳房内建有螺旋形的楼梯，可直达殿顶。殿梁采用粗大的香柏木，地面则用松木板铺成，且贴有金子。整个圣殿分为内殿和外殿，门厅是举行

礼拜仪式的主要场所，外殿称为圣所，而内殿称为至圣所，用以安放耶和华的约柜，并设有中央祭坛。公元前604年和597年，巴比伦人两次劫掠圣殿中的物器，并于公元前596年犹太历的阿布月初九将圣殿彻底摧毁，造成犹太人的第一次大流散，第一圣殿时期随之结束。

波斯第一代皇帝居鲁士二世灭亡巴比伦后，于公元前538年允许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并将巴比伦人从圣殿掠走的5000多件物器归还给了犹太人。第二圣殿的初期，建设工程并不十分顺利，主要是受到北方的撒玛利亚人和其他族人的多方阻挠，一度被迫停工达十多年之久。公元前520年，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再次领导群众动手建殿，并最终于公元前516年完工，是为第二圣殿。第二圣殿基本仿照第一圣殿的形式，但较为简陋。后来，犹太人又多次对圣殿进行修葺，并在希腊统治时期发生了犹大·玛喀比起义，对圣殿重新清洁，还专门为此设立了修殿节。后在希律一世统治下，曾于公元前37年至前4年对圣殿按照传统的格式予以重建，整个建筑比原来更加高大，极为富丽堂皇，装饰琳琅满目，几乎可与罗马的神庙相媲美。公元前的70年，同样是在阿布月初九，圣殿再次被罗马人洗劫一空后彻底摧毁。至今第二圣殿院落西墙的一段，被称为“哭墙”。这面用犹太人的泪水、汗水和血水浇铸的墙壁作为历史的见证，一直孤零零地竖立在耶路撒冷。

三

如今，每逢犹太史上的重大节日，各地的犹太人就会集聚到这面墙壁下，用他们特有的方式进行祈祷。多少年来，它已经成为犹太人寄托哀思、憧憬未来、诉说心灵的“神龛”。其实，这面墙壁的重要意义远远不止于此。在犹太人大流散的日子里，它一直是他们心中的圣殿，代表了耶路撒冷，象征着巴勒斯坦。它是

回归家园的动力之源，是复国再生的星星之火，是一代代犹太人心中永远的圣殿。

所以，建立“第三圣殿”成为犹太人的一个千年梦想，耶路撒冷就是他们心中的太阳，而那面西墙就是太阳升起之前的“曙光”。自从公元一世纪犹太人被罗马帝国征服开始流散生活以来，饱受种种迫害的犹太人始终把耶路撒冷看成是民族统一的象征和精神文化的中心。他们不管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这群上帝的“特选子民”从来也没有忘记重建“圣殿”，回归到上帝赐给他们的那片“应许之地”。他们不管是身处中世纪的“隔都”之中，还是拥挤在纳粹时期的死亡集中营里，不管是跋涉在逃亡的路上，还是在旧货店里或叫卖的途中，不管是在被推上火刑柱之前，还是在银行家的宝座上，他们都念念不忘自己心中的“圣殿”。他们每天都面向耶路撒冷的方向祈祷三次，表达自己“回家”的心声；他们在建造房屋时，总要留出一部分不加装饰，以便用来纪念尚未建设好的耶路撒冷；他们在举行婚礼时，都要打碎一只杯子，借以提醒人们在圣殿未修复之前不宜寻欢作乐；犹太人死后，总是要设法从圣地装一小袋泥土安放在墓穴里作为象征，以表示他最后安息在圣洁的土地上；他们在每一次祈祷时，总忘不了这样的祝福：“来年返回耶路撒冷”（这是犹太人逾越节晚宴前祈祷词的最后一句）。在漫长的流散岁月里，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深切怀念着圣地巴勒斯坦，梦想着圣城耶路撒冷，渴望着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圣殿。

这个用血和泪染成的千年梦想终于实现了。犹太复国主义，这种在第一圣殿被毁后就已经萌发，在失国流亡他乡的过程中逐渐强化的朴素的回乡情感，在19世纪中叶发展成为一种系统的政治理论之后，终于在20世纪的中叶结出了硕果。1948年5月15日，一个新的国家诞生了。以色列在历史上消亡了两千多年之后，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重新崛起，成为犹太民族历史上一座最为庄严

的“第三圣殿”，屹立在地中海的东岸。

四

本书的作者塞西尔·罗斯(Cecil Roth, 1899~1970年)是一位著名的英籍犹太史学家,出生于英国的一个犹太家庭,在伦敦长大,1964移居以色列。罗斯一生著述甚多,研究领域极为广泛,其重要史学著作包括:《简明犹太民族史》(1936年第1版),《犹太人对犹太文明的贡献》(1838年),《英国犹太人的历史》(1941年),《意大利犹太人的历史》、《马兰诺人的历史》(第3版,1966年),《文艺复兴时期的犹太人》(1959年),《犹太艺术》(1961年)等。1965年发表的《死海古卷》同名专著曾引起学术界的争议,他通过对大量历史资料的分析,提出了与当时的史学界相左的观点,认为库姆兰社团不应被当作艾赛尼派看待,而应划为奋锐党人。1965年起,他开始担任《犹太大百科全书》主编一职,在他逝世之前,《全书》已出版16卷。

《简明犹太民族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是一部综合性的犹太史巨著,在犹太文化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西方一直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曾被誉为“是一部极具学术水平的抗鼎之作”,“是关于一个曾对世界文明产生过巨大而深远影响的伟大民族的一篇生动记述”。该书自1936年首次出版以来,在他生前已先后六次修订再版,并被翻译成德、法、希伯莱等多种文字,在西方各国广泛流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书甚至被分发到各作战部队,作为鼓舞士气的教育范本。

在该书中,作者以其独特的方式和迷人的手法,讲述了犹太民族在社会和文化的宏大背景下的发展历史,内容之丰富,风格之优美,知识之广博,语言之简练,在各种历史文献中都是不多见的。它在时间上跨越了近四千年(公元前1900~),在空间上覆盖了整个世界,从而将如此庞杂的内容浓缩为一个约45万字的一

卷本，以名副其实的“简明”形式叙述了犹太民族的历史。全书共分六卷，按照犹太民族的起源、兴盛、流散、衰败、解放与复兴等各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依次进行编排，脉络清晰，重点突出，事件描写生动鲜明，并注重对历史进行理性的分析。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在叙述历史的同时，充分展示了犹太民族的哲学思想、宗教观念、文学艺术和民间习俗以及与其他各种文明的相互依存关系；而在表现犹太人所遭受的种种宗教迫害、种族歧视、人格污辱和人身侵害的同时，充分地展示了这个民族特有的顽强生命力和强大凝聚力，坚定的民族意识和对人类进步做出的创造性贡献。

也许正是由于作者是一个欧洲人，所以我们就不难发现作者在阐述近现代犹太历史时并没有能够跳出地中海世界这个圈子，而对其他大陆上的一些重要的犹太社区相对介绍较少，这当然同作者那个时代的信息不发达的状况有关，但也难免沾上了一点儿欧洲中心论的嫌疑。另外，正如作者在第3版序言中所称，虽然犹太民族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苦难史，但该书从头至尾却充溢着乐观主义和向善论者的情调，这与作者本人的犹太人身份有关。作者的这种乐观主义精神充分体现了犹太人的性格：身处逆境，百折不挠，对未来充满信心。后来，作者既目睹了二战期间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又眼看着现代以色列国的崛起，所以在故世之前，产生了一种矛盾的心理，乐观主义的精神有所动摇，对犹太人的未来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迷茫与担忧。如果作者能够看到后来发生的三次中东战争，以及以色列国的重要地位和影响的话，他也许还会抒发一番更为深刻动人的向善论者的情怀。这只是我们的一种推断。其实，不管人们的态度是乐观还是悲观，历史总会还人类以公正：前进的车轮是不可阻挡的！

五

我们希望通过该书的译介，使国内的读者能够全面而真实地

了解犹太民族的历史，以及其中蕴涵的哲学、宗教、法律、道德、文化和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思想，借鉴这种古老文明的精华，以期对我国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事业有所助益。该书的出版不仅具有填补国内空白的意义，而且由于该书兼具学术性与知识性的特点，故而对犹太文化的研究与普及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

该书的翻译工作历时年余，首先由王丽丽（第一至二十一章）、韩明莲（第二十二至二十四章）和黄福武（第二十五至三十四章）译出初稿，然后由黄福武进行整体修改和补遗，并增加了部分译注。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们尽量注意使人名和地名的翻译与通例取得一致，远古时期主要参考《圣经》中的用法，近现代则基本采用了通用的译文。由于译者的水平所限，背景知识和参考资料不足，译文中难免存在一些不尽规范、有失偏颇之处，敬请读者鉴谅，并请同行指正。

山东神学院院长王神荫主教在百忙之中审阅了该书，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此特表示真挚的谢意。

译者

1997年6月于济南

第六版序

感谢上帝！我能有幸亲眼目睹并忠实记录了犹太民族最后的幸运归宿。尽管本书这一次刚刚增补的内容并不全面，但对整个犹太历史来说却无疑是一个有益的补全与延续。

塞西尔·罗斯

1967年6月，纽约/耶路撒冷

第五版序

对于作者来说，一本书的再版毫无疑问是一件可喜之事。然而，本书的重新出版却有一个特别的原因。该书首次出版于1936年，在当时，惨绝人寰的纳粹迫害已经开始了，而犹太人解放事业的辉煌成果正在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第二版（1943年）则分发到了各国的作战部队之中，那时，反动浪潮已经以一种无法描述的恐怖席卷了几乎整个的欧洲大陆，而附在增补内容之后的乐观推测只能通过信念的力量来证实。第三版（1948年）便不得不在增补的内容中真实记述了欧洲犹太民族事实上的湮灭。但是，第四版（1953年）却有幸讲述了犹太民族的复兴和以色列国的创建期间发生的那些令人惊异的故事，而在眼下的这个版本（1958年）里，显然已经能够对这个奇异的国家在第一个十年中产生的史诗般的成就进行一番简要的概述了。

只要本书能够超越灾难的深渊，能够展示出犹太民族乐观主义基本原则的千古永恒，从而在目前这种纷扰不断的年代里，最终对人类的进步具有些许价值，那么作者本人将深感荣幸。

塞西尔·罗斯

1958年，牛津

第三版(插图本第一版)序

本书首次出版以来虽然仅仅过了十年,但就十年前而言,却与今天这个世界是完全不同的。在当时,人们或许仅仅只把纳粹党人的执政看作是一个国家历史上的一个特别令人讨厌的小插曲而已,然而,任谁也不会预见到,它的结果却是一场对整个欧洲犹太民族的彻底摧毁,甚至几乎是完全的灭绝。在目前这一新版本中,作者不得不又续写了一部分内容,集中描写了过去几年的不幸历史。(其中包括在第二版时所补充的1935年至1939年间所发生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简要概述。)根据十年来的读书心得和研究成果,作者重新对整个原文进行了修改与订正。因此,本书出现了某些风格上的改变,另外附加了一些内容,并搜集了一个全新的文献目录。当然,即使是纯粹的修改也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在本书的成书之初,完全是用一种乐观主义的精神写成的,原“后记”(现已删去)的内容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但就目前来讲,原来那篇得意的“后记”却似乎成了一个面目怪诞的老古董了。因为在作者的心目中曾一直深信,种族和宗教迫害早已经成为历史;东方犹太人的解放应当是最后的一幕;尽管还有局部的愚昧与落后,但整个世界毕竟已经脱离了野蛮状态而大大地进步了;从远古时代保留下来的“纪念碑”(除了偶然的事件之外)理应不再会受到破坏和玷污;在“现代”社会里,大屠杀应当是不可能发生的;庞大的犹太民族已经在欧洲的土地上一劳永逸地安居下来,大不了也就是通过移民和同化慢慢地融化掉而已。